

上完那天的第八節課，病懨懨的，從學校驅車往北，來到了熟悉的建築的圖書館，那曾經是許多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生指標。我緩步進入圖書館，猶如進入茂密的心靈花園，瀏覽著在書架上早已泛黃的書籍，偶然會在人跡罕至的角落裏找到絕版的翻譯小說，一如發現奇珍異卉般的驚喜，只要將那奇妙的種子帶回家，用時間與耐心灌溉，在未知的清晨，會長成美麗的花朵，花瓣上有露水，散發著微微的光芒。

我迷戀紀德小說《窄門》裡的女主角阿麗莎，她爲了宗教信仰，選擇放棄自己的愛情。我迷戀有著長髮和優雅氣質的X，我只敢在牧師在星期天上午的講道禮拜聚會，在教堂的後方，遠遠的瞄著彈琴的她的側影，我還記得以前我的緬腆，我是個內向的慕道友。

X懂得如何溫柔的讓迷戀她的男子知難而退，在與我喝咖啡時，微笑地對我說話。我也記得紀德寫給妻子的書信《遺悲懷》的句子：「我常常想，像我那樣愛上她，就是常感到她與我特別不同，由於那相異之點對我產生的奇妙的誘惑力。但我也相信她加重了那相異之點，更好反抗我。然而，不論她與我有多麼不同，就因爲我認識了她，才使我常常感到，自己不過是塵世一過客，參加人生這場競賽而不過份相信人生，因爲我在她身上看到一個比較不易捉摸，是更為真實的現實。」

這動人的句子，是我夾在書本裡的書籤，也是我想寫給X的句子。

心靈花朵的生長，也許是緣於一顆漂洋渡海的種子。雖然許多人建議我閱讀經典小說要讀原文，這我明白，但我不懂法文，中譯本是入門外國文學與我構思心靈地圖非常重要的導引。我想託一個今年要到歐洲的朋友，幫我帶幾本紀德的小說回來。我想請個法文家教，這些法文印製的精美書籍也許會成爲我書架上的擺飾。然而，真正引領我進入豐饒心靈的是那本早已泛黃的、破損的小說。

陳冠名老師

陳冠名老師